

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

恩格斯小马克思两岁，1820年出生在巴门一个虔诚主义色彩浓重的工厂主家庭。巴门毗邻爱北斐特，两座小城一百年后合并成为伍珀塔尔市，恩格斯生前这里是德国纺织工业的中心之一。中学时的恩格斯热爱文学，满怀文学抱负，渴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国家公职律师。然而父命难违，1837年文理中学毕业考试前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去学习经商，以便日后能帮着料理家族企业，包括曼彻斯特的一家工厂。未能进入大学校门的恩格斯一生都在自学。与马克思合作后他对前者始终心怀敬佩，认为这是一位更深邃、更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家。马克思去世后，在恩格斯的心中整理并出版未完成的、甚至部分是残卷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马克思遗稿要远比出版他自己的著作要紧。正因为如此他没能完成《自然辩证法》手稿。

1839年尚在不来梅当学徒的恩格斯就匿名发表了《伍珀河谷来信》，这篇文章讽刺他童年和少年成长的世界是旧昧主义的栖身处所。恩格斯这一时期与好友的通信诉说了他挣脱宗教束缚，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的历程。1841年至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该团体抵制宗教信仰，以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批判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但摒弃了黑格尔对当时普鲁士的推崇备至的论调。恩格斯学着接受了黑格尔关于当代市民社会的观点，即这样的社会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主体间个人利益的战场。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中恩格斯写道“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他指出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同脱胎于1840年代早期的哲学和政治运动的左派黑格尔主义一样，恩格斯同样认为当代国家达不到黑格尔要求的那样去平衡资产阶级社会的冲突结构与阶级对立。鉴于此，恩格斯从他的柏林岁月开始对早期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

早在马克思之前，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3年便在报纸上发表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框架，马克思也受此启发，两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完善、调整这一框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开展的社会主义批判的最初框架可以追溯到他们对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唯物主义再阐释。他们认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使社

会日益两极分化，这会激起深陷贫困的无产阶级义无反顾地进行革命颠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具有代表性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英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中可以窥见整个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他们从中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延续到未来。虽然他们的预言不完全正确，将政治领域置于经济领域之后使得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有不足，但鉴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以及当今新自由主义中的剥削关系，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黑格尔最初框架仍具当代性。

恩格斯曾坚信，历史早晚会正确认识到他在科学理论发展和政治解放进程中应有的地位，但过去的几十年证明他的想法太过乐观了。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重新点燃了世人对马克思的兴趣，但学术和公共讨论几乎都忽略了恩格斯。个中原委应从教条化了的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

恩格斯的著作对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意义重大。虽然恩格斯那时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解不足并因此做出了一些错误判断，但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持续至今，如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动力的危机易发性，贸易全球化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市场经济分配机制需要国家修正，否则会威胁社会的凝聚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持续一生的友谊和合作是1844年夏季开始的，当时恩格斯在巴黎拜访了迁居此地的马克思。他们首部共同完成的著作《神圣家族》（马克思完成了绝大部分）于1845年出版。下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推进顺利，但1847年被搁置了起来，因为当时找不到出版社，这也有经济原因和愈发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

说到恩格斯就不能不提马克思。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扮演过像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一样如此重要的角色。1844年夏，两人在巴黎的摄政咖啡馆会面，那时恩格斯24岁，马克思26岁。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两年前在科隆，见面时间短，而且彼此都很拘谨。但在巴黎，他们立刻懂得了彼此，热切地交谈着他们毕生的事业：正确解释现代世界，以改变现代世界。在巴黎这十天，他们收获的不仅是一生的友谊，而且更多。从那时起两人亲密合作，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往来，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想法，他们的发现，他们的疑虑，他们的担忧和难处。两个迥异伙伴之间不同寻常的友谊产生了影响，联想到马克思主义后期历史的话，这样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归根到

底是诞生于这对不分伯仲的伙伴结成的无双联盟，恩格斯在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时至今日，恩格斯仍然站在他伟大好友的身影下，相形见绌。只要人们谈论恩格斯，就一定会想起马克思，反之则不然。时至今日，恩格斯传记仍然屈指可数，对马克思的激烈讨论甚嚣尘上，与马克思相关的出版物源源不断，二人的两种境况无法相提并论。古斯塔夫·梅尔撰写的内容详尽的恩格斯传记1920年才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在1930年问世，这部传记迄今依然是最好的恩格斯传记。梅尔的研究开启了学界对恩格斯的独立研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许多人来讲，恩格斯依然是马克思所有著述的某种附属品，一个辅佐能手，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者。有时，恩格斯被描绘成诠释者、伟人的资助者，马克思剧本中的小角色。研究恩格斯的学者，如古斯塔夫·梅尔，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的生活中太过重要，两人生活和著作史的交织太过密切以至撰写一部两人的“双重传记”被认为是应有之义。事实上，在大多数马克思传记中恩格斯都占据着较大篇幅。同时代的人，无论是敌是友，都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二人组合。

恩格斯被如此严重低估，其本人也不是没有责任。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对自己的角色总是轻描淡写，在给老朋友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中他写道：“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然而，好些年里他实际上拉的是第一小提琴，甚至指挥了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扮演创建伊始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角色并不中他的意，但是他做到了——而且成功了。恩格斯在其1886年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个注释中指出，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他们理论的创立和阐发，但是“绝大部份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1888年他补充道：“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

马克思对此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他从未掩饰过对恩格斯的钦佩，为他的这位朋友感到骄傲，非常钦佩恩格斯在科学领域的广博学识。马克思认为只有恩格斯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对话伙伴和批评者，在马克思眼里，也只有恩格斯才能

与他平分秋色。恩格斯的评价对马克思至关重要，要说服恩格斯，哪怕是旁枝末节，马克思也要投身广泛的研究。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不仅仅是一个天才。他很清楚，没有恩格斯，他不会这样成功。恩格斯从不夸耀这种友谊。他收回了自己的光芒，主动走进他伟大朋友的身影下，做得还挺成功。